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日）

成都新聞

第陸〇肆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崇慶豆油
崇慶紅白豆油早已有口皆碑本號特辦大批抵省廉價歡迎如承賜顧請到總府街吉星號海味舖可也

小舞台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本日演唱煙狀元審百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崇業印刷社

黃金窟　售店
總府街昌爾館對門皮鞋舖內
定十二日起特別歡迎顧主二樓南土大杯三角小杯一角五　仙三樓建南土大杯三吊小杯二吊當此金風漸厲之秋正是對燈消遣之時且煙味濃香煙價經濟煙量增加請君試臨包使滿意

仙茸到省　欲購從速
小什字泰三堂啓

玉獅帶　初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擬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福興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兩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老子由來考　（月亭）

「老子」一語。流行於民間甚盛。非維爲下流社會所習用。抑且成一般學生自稱之口頭禪矣。然其由來。恐知者不多。月亭敢爲考證。以博一粲。

明時譚元春之秋尋草自序中云。「天下山水多矣。老子之身不足以了其牢……」斯爲「老子」之濫觴。迨至明末。張獻忠亦自稱「老子」。其祭文昌帝君書中有「你姓張。咱老子也姓張……」之句。其後習用者不多。至民國。自稱「老子」之風大熾「註」是以「老子」一語。幾流與大衆語近矣。

「註」自稱「老子」考其源。固無不合。然現之智識階級者。苟自稱曰「老子」則爲人所不齒矣。

小報大事記

▲本報南京廿八日電　日使有吉明在日使館今晚宴汪院長及軍政部長何應欽日使有吉明定今晚乘夜車返滬云

▲本報長沙廿八日電　蕭賀兩匪由桃源觀音寺龍潭寺潰退李覺郭汝棟等于廿六日收復碧口觀音寺等地

▲一蛋十二黃　廣州三水大塘墟民李蔭，養鷄爲活，於十月廿八日新由廣西運回之鷄千餘頭，中有母鷄生蛋一枚，重四兩餘，外有人形，栩栩欲生，李覩狀，不勝珍視，並將鷄蛋打開，有蛋黃十二個，一時驚聞遐邇，附近往觀者門限爲穿，該墟有西醫生某，出價十餘元向李購買奇蛋，以供研究云，

香艷神幻　驛墻艷鬼　（俗笑）（續）

庸敦他出，倘彼間韓壽何來，將何以應，不日鴻離魚網乎，女曰，桃原女伴，皆司空見慣，無慮唐突，兒亦自有袖裡兵，用不著捉刀人，所以屈者，誠慮小郎向隅耳，生乃許之，小鈴前導，甫出門，西風砭骨，涼露侵膚，片月東來，松陰檜影，蕭疏滿地，約三四矢地，燈光隱隱，露於林表，少頃而至，則甲第一區，繚以茅屋土室，扣鐶數聲，一女使啓關援入，徑造其堂，女向內呼曰，不速之客來，主人何避之深耶，俄有美人自內出，年可十八九，婷容修態，直與女埒，笑曰，我謂是何嘉賓，乃紅拂妓攜偶俏奔耳，生踧踖謙讓，唇舌無措，美人曰，烏衣子弟，固如此哉，（未完）

婦女必讀　淒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紀（續）

治家寶書

服毒自斃　飢渴廠中　千年受罪　銅人化灰　鐵床難睡
枉間獄中　血污池內　痛苦難挨　口餐臭味　各獄受完
輪迴出去　藏角披毛　猪狗之類　濕化胎卵　歷刼難償
淫爲惡首　天律可畏　勸爾婦女　從此禁忌　潔淨爾身
遵守禮義　夫妻子母　快樂如意　不犯此條　無憂無慮

添演　鴛鴦夢　郡沛撲　第六齣　訓女

不可因有餘而任其醉飽。衣服必示之樸素。不可因有餘而任其華美。長幼必示之有序。不可任其先後。踰越內外。必示之有別。不可任其男女混雜。言語必示之簡默。不可任其笑喧嘩。舉動必示之雍容。不可任其輕浮揮霍。此訓教子孫之道。不可不知也。爲父宦游在外。閱歷世事多矣。今日也難盡述。大抵成家敗家。每出於夫婦妯娌之間。但願你們夫妻好和如鼓瑟琴。效郤缺相敬如賓。（未完）

△古語今驗　結髮夫妻

報紙上社會新聞欄內載的關於男女離婚事件，眞是多得不可勝數，推究其原因，皆係男女都沒有髮辮之故，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爲古時男女都留着長髮，至死還緊緊地存着不放而爲同穴之鬼，離婚的事絕對是罕聞的，後來男的辮子薙去，幸而女的留着，還可用女的長髮圍住男的頸項，如今男女都沒有長髮，使無髮可結，所以動不動，就倡言離婚。（未完）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敝友雲岑君，才貌雙全，尤精音樂，鋼球，現肄業於某大學，一日來舍。與我妹相見之下，頗使我妹爲之顚倒，以後曾奉母命，有一兩致岑君，但永無回音，致使我妹廢寢忘食，晝思暮想。坐立不安。久聞君博士，才智驚人，請代爲設一良策，至少能與我妹做個朋友，若博士有策，可以成効，以後自當重謝。（王光華）

（答）男女之事，須兩相情願，不可一相情願。雲岑對令妹，毫無意思，你何必强迫呢？

小舞台

煙狀元審百案　第三幕　收狀

（白）可恨哪可恨。本將軍劉一腿。前曾於穩上[illegible]職司燒將。燒法蓋世。無人能敵。南土漂煙。俱皆見火起泡。那知堂官。心懷不良。串通上司。竟誣我偷盜傳國至寶。木靶挖刀。革職查問。餓我運飯三天。驅逐出殿。是某悔不聽滿天飛相士之言。致有此禍。到而今因得某前無煙燈。後無油瓶。想將起來好不急壞人也。（過場白）哦。有了。聽聞壁隔伙伴在講。黃金窟堂倌。煙王另委狀元繼任。開誠佈公。微求民隱。我不免在黃金窟去。告他一狀則可。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走。（過場同白）請了。請了。（丁白）衆位到黃金窟燒煙嗎（衆白）我們是來告狀的（丁白）你我志同道合。一齊登瓏。（衆下）（欽差上白）在白宮奉了煙王草旨。欽封煙狀元爲六殿巡撫。還須快車加鞭。往黃金窟一行。（差下四皂卒引尖尖上唱）（未完）

玉獅帶三集　預約截止

侯出書登報通知

第九十一回　跛大敵初試水晶劍　戰渠魁輪擲連珠叉

第九十二回　功名成粉黛婢施威　英風遍河朔勇將援邊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四章　雙料省丈　（104）

大寶的姿色。本來是和二寶一樣的美麗。不過因爲處境之不同。貧富懸殊憂樂迥異。因而精神上形式上都顯着比二寶憔悴。然而錢督辦是成天到晚在紅粉隊裏厮混的人。每日目光所接觸的。無非是些濃脂厚粉。截髮時裝。高跟其鞋。長袍其衣的摩登美人。心目中不知不覺地也就有些厭倦。如今對於大寶。就好比是珍饈之餘。嘗一盞鹹菜。眼前反覺一亮。目光反爲一變。感覺不事修飾的鄉村女子。自有一種率直的天眞。自有一種掩藏不了的異美。自有一種別具風格的可愛之處。並且這時候的大寶。雙靨微紅。臉上薄薄地施上一層鉛華。粉頸低垂。偶而一縷兩縷的瞟起來向人窺視。眉宇間能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種羞怯纏憨之態。似乎更是惹人憐愛。錢督辦爲了親生兒子的吃奶大事上。本來便已將同胞手足的寃仇拋在一邊。對於大寶已不懷憤怒。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三五）

第四回　雄心勃勃廣結義兄弟　熱血淋淋各顯好手段

不知列位意上如何，衆人聽着，那有不允之理，當下排設了香案，即將紙捲供在上面，他們十四個人，一同拜了八拜，各宜誓語，結爲異姓生死弟兄，這十四個人中，耀青名次第四，大哥姓田名振，二哥姓石名達，三哥左焦山，第五馮承先，第六蕭大同，　第七張黑子，第八趙恩光，第九陸英明，第十繆培德，十一谷大用，十二白翰如，十三丁一龍，十四毛成，拜畢之後，重行入座，耀青笑道，我們如今是弟兄了，此後同心協力敬天地，不要辜負了神人指點才好，衆人齊聲稱是，耀青又提議，倡立一個團體，專以崇敬天地爲宗旨，救世濟人爲目的，衆人也齊聲附和，即席成立一個天地會名目，這便是天地會倡立的開始，全由藍耀青一個主持，從此借着尊重天地濟世救人等名目，廣招會友，不多時日，加入天地會的人，已有七八十名，每日上藍興居酒店聚首，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蘑豆豉
零售 口蘑 二八二 五香 二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醫耶明 克瘡哥 爲瘡眼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甚爲缺之良藥以救同胞之危矣故向福建老號接洽姑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贊耶明及克瘡哥兩種出鄭夜運劉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焉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謂言之不謬矣
診醫八鐘起十鐘止時間貧苦不取分文出醫午十一鐘起四時間鐘止收費二元夜間加倍與費在外
成都植記天佑室陳直字識醫住址上北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少城公園門口
隱廬南貨商店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赴渭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請向櫃上交涉可也

雀斑西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土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每瓶暫售大洋 角
成都經售處 安樂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智育影院
風
十二月廿九起演

大光明
午晚二場 停演

新劇 香艷慘案
風流小生
本報所編劇本已出版每冊實售洋三角計分十幕幕次如左
第一幕 一遙感 二施刑 三棄屍 四驚夢 五破案 六審訊 七索命 八毀殿 九遊治 十審判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七十五回 刼因車巨友欣相遇 驚賊變雁行又參商

將就他莊上歇一歇，明日早晨，在趕路不遲，想好主意，便不動手，任那些家奴小廝，將他細細結實，簇簇擁擁，隨着那少年，直投柳林裏來，進了所大莊院，內裏修得十分精緻，朱奇心裏暗笑，本意是想到這裏來借宿的，不料他反將我請了來，早有莊丁，將那少年扶下馬，家奴小子，亂紛紛，七手八脚，便將朱奇縛在柱上，那少年吩咐莊丁，暫將朱奇吊在房下，休息會，再來審他，少年說着，便由家奴簇擁到廳後去了，那些莊丁，復又將朱奇，由柱上解了下來，改吊在簷下，那知將才把朱奇揉了上去，衆莊丁便驚呼道怪起來，原來那些家奴，將朱奇吊上房簷，却猛見他身體變長，方眨眨眼，變星便已落地剎那時身長丈二，其細若竹，長鼻小口，形狀駭人，那少年聞耗趕出，見狀也大吃一驚，急喝命家奴，齊將馬鞭亂擊，那朱奇却低頭入眠，宛若不聞，衆家奴打了一陣，都覺手軟，在看看朱奇時，依然如故，那少年怒氣難消，便命莊丁抬了那柄青龍偃月刀來，正握起刀柄，意欲參步上前劈砍朱奇時，却猛聽腦後一聲高呼道，吾兒不得無禮，那少年看時，却是老夫人出堂，看官，你當這老夫人是誰，說來看官也眼熟，便是那濟南團練使伍雲定的老妻，自從徐公解職後，伍雲定又東西調了數缺，後因在河南，觸怒了黎元信，自己生性忠直，難與苟同，知道早晚必受其奸計，方索興告職歸里，在此落日峯下，建築了一所院落，種花酌酒，以娛晚年，膝下除有一女外，尚有一對少君，俱都長得粉雕玉琢，武勇絕倫，大的名叫伍鎮國，便是捉獲朱奇這人，小的名叫伍鎮邦，雲定親授以兵書戰法，韜略武藝，平日弟兄二人，也愛馳馬射箭，玩刀舞棒，現時伍雲定已經病故，只有老夫人在堂，這日聞聽了環稟報，說是公子出外田獵，捉着了一個怪人，如何如何，說了一遍，老夫人口裏不住唸佛道，這孩子敢莫是將山神土地，捉了回來，凡人如何做得到，一付生就的身體，要他長就長，要他短就短，阿彌陀佛，莫把菩薩得罪了，便命丫環扶了出來，喝住鎮國，朱奇得有人言語，急睜目看時，不覺大吃一驚，昔隨朱廉出使河南，曾到伍府拜會過的伍夫人，老夫人見朱奇長得異樣，也急命家奴，將他放下，並欲叩頭膜拜，朱奇聽他稱自己做山神，覺好笑起來，便請摒退左右，述了來由，老夫人與伍鎮國都吃了一驚，便教朱奇暫留伍府，俟探得徐羣等是否往征鴛鴦島後，再爲前往借軍，朱奇也便應允，伍鎮國復將他兄弟叫了回來三人相見，甚是投機，老夫人也甚爲歡喜，從此朱奇便留居伍府，這且不表，單言朱通，自與逸英在楓葉嶺上，遇着海龍神郎五後，朱通見逸英擋住前面，自己便拔出刀來，阻着後邊，果然不出所料，那些賊徒，一個個都繞道，由人肉房裡抄殺出來，朱通忙舞刀跟着廝殺，衆匪徒却越來越多，那朱通初學武藝，那裏遮攔得住，一步步退往東邊去，那些匪徒，有些便辯追刀依舊急追朱通，有些便搶入房裏來捉逸英，朱通見賊徒窮追不捨，急躍上牆頭，向荒山裡奔逃，那些賊徒們，也跟蹤趕來，朱通慌不擇路，竟誤投入一所石洞裏去，那些匪徒，知道這石洞裏，常有怪獸傷人，便是遠隔五里路的楓葉嶺，入夜也要戒備，何況朱通反自撞入他那巢穴裏，大家方才折回，會合了郎五，復折轉店裏，來收歛弟兄屍首，不料又撞見逸英，逃走不迭的，都送了性命，且說朱通，撞入這石洞裏，愈走愈黑，心裏不由有些胆怯起來，要想退出洞去，又恐中了那些匪徒的賊計，此時自己方才好生失悔，不該恃勇輕敵，若依傍着逸英，又何得如此，一面想一面捫着石壁，向前急行，那石壁上，似刻着大蟒巨獸，鱗甲隱然，觸手欲生，朱通不敢撫摸，索興放開手走，在暗中約莫走了有個多時辰，方見前面隱隱有微光射入，朱通頓時胆壯，三兩步走過去，迎面才是道石門，朱通見那石門是虛掩着的，便由縫隙裏，看了看裡面時，見着個小天井，種着無數奇花異草，心裡暗自想道，此處必有人家，便放開胆子，推門入內，這洞內，却另有一番景緻，日麗風和，端的是個世外桃源，這洞上面，是四方一間客堂，放着石棹石橙，蒲團念珠，下面便是那小天井，四壁俱是凸凹不平的山峭，天井裏種着不少奇花異卉，芳香撲鼻，却悄無人跡，四境寂然，朱通正自四處窺望，猛聽一聲怪嘯，山谷皆震，東邊一所石壁裏，似火嘯發，也接着發出響聲來，朱通心裏，好生奇怪，仔細看那石壁時，却現出幾條裂痕來，儼然像一扇門樣，便猛力向裏面一推，一聲響，壁上以現出個大洞，那門嘗礙礙聲響，直跑上山頂去了，朱通心裏，愈爲驚駭，但在此時，便是怕也無益，大着胆兒，又挨入那黑洞裏，這洞雖黑，却看得出道路來，兩邊石壁上，隱隱約約，俱是剩的篆文，又約莫走有三四里路遠，便聽見盡頭處，音樂悠揚，歌聲細細，

大明二十七俠 三三二

第六十一回 公孫策鎮店會寧仁 馬青鋒坑廁遇奇事

小二應命出去，一會兒已是送來，二人淺斟低酌，對飲閒談，正在此時，猛聽得隔壁房中，有人拉着胡琴，唱起京調來，接着便是笑語聲，叫好聲，聽上去，那唱的聲音，是個娘兒們，嗓子唱的青衣，聲調頗是悅耳，可惜被那笑語叫好的聲浪噪着，聽不清楚，公孫策道，咦，這鎮上難道有妓院嗎，不然那得有人叫局呢，馬青鋒道，這地方乃直隸山西兩省交通孔道，仕商往來甚多，窰子諒係有的，正說着，小二進來，問二位爺要用飯麼，二人看了看，壺中酒還有三五杯，便點了點頭，隨說小二哥，隔壁房間裏，有娘兒們唱曲子，是那家窰子內的呀，小二笑說道，二位爺，這是本地頭等的角兒，青衣老生，崑曲秦腔，京調小曲，件件都是拿手，而且能寫字，又會哼幾句詩，人品好，生得如粉裝玉琢的一般，有名喚做白牡丹，是個頂瓜瓜的紅姑娘，二位爺見問，敢情是要叫他的局麼，二人聞言，齊搖頭道，不，不過問問你，這個姑娘，是那家院子裏的，是信口問問，沒甚意思，小二道，這白牡丹乃是本鎮北街王大房的，眞可稱得起是棵搖錢樹，小二說着，放下飯桶，給二人盛飯，公孫策聽那隔壁說笑聲中，夾着一句道，喔唷，你這一瞟騷眼，眞要鈎去人家的三魂七魄，恐好不厲害，我寧某雖號稱鈎魂使者，恐怕魔力，還趕不上你呢，公孫策陡聽此言，心中一動，放下酒杯，走到壁縫內一張，只見迎面坐着的一個年少公子模樣的隽品人物，正是自己每想追尋的鈎魂使者寧仁，不由一驚，掉轉身來，回到位上，小二剛丟下飯碗，舉步出房，招了兩盆面水進來，放在洗臉架上，回身要走，公孫策喚住道，小二哥，這隔壁客人，是幾時到的，同行的共有幾人，這叫白牡丹局的，又是誰人呢，小二回道，他們一行共是五位，都是今日纔到，分住在兩間房內，公孫策道，內中可有位姓寧的嗎，小二應道，有，叫局的乃是位姓徐的，是本地的一位有名人物，姓寧的，果眞有一個，但是他並未叫局呀，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〇一

第十五回 免腰身穿無底袋 防汗胸掛銅鎖牌

現在都在焚稿了，王洪順大驚道，她有甚麼稿子，哎，眞是急死人了，吳仁格道，她因爲崇拜你之故，所有你的作品，登在肉麻小報上的，她已存積很多，你怎麼兩日不去，她哭得死去活來，昨日連水都不吃了，紫鵑勸得像甚麼似的，才喝了一口茶，當時便將肉麻小報，一概用火焚去，她說她要死了，你看想個甚麼辦法，吳仁格說完，汪三薪急忙接着說道，這宗子樣子，我看老南瓜的皮瘋，是這宗樣子的，我是深知，萬一要取消你的博士，你將何以處之，王洪順一聽，早嚇得面無人色，半晌開不得口，正自憂慮，忽見李露文女士，一拐一拐的走了進來，王洪順一見，更是吃驚不小，忙笑迎道，請女士在內面坐罷，稍刻郎來奉陪，話聲未畢，忽聽壁上電機響亮，趕忙接過一聽，原來是賈學森的電話，約他次日十二鐘在春熙路百貨大商店，請他午餐，並說包車今夜還須再假一用，明日坐到百貨店便了，王洪順心裡一想，這眞是從那裏說起，怎麼請我在百貨店吃飯，管他的，且到明天再說，但是毛一非同老南瓜兩人，我非設法使她失敗不可，否則對於我的進行，大有妨害，我何不如此如此，看她兩人如何行動，再定辦法，於是便向與汪兩人說道，請你轉達，因爲我這幾日上課很忙，實在不能分身，總之照時間計算，欠了好多，照補好多就是，汪三薪笑道，你這宗子法子，眞是妙極了，倘若補不足的時候，一點鐘折一元錢，我包你把交涉辦好，三人談了一會，與汪當郎告辭而去，王洪順送過兩人之後，跟郎到書記室來，向傳載之說道，你可如此如此，明日依計而行，傳載之聞言大笑道，好計呀，

◆ ◈ ❖